

文 學 小 叢 刊

地 上 的 一 角

羅 淑 ✓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學小叢刊第一集

地上的一角

羅

淑

文 學 小 叢 刊
第 一 集

地 上 的 一 角

* 實 價 二 角 五 分 *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九 月

初 版

著 者

羅 淑

編 輯 者

巴 金

發 行 人

吳 文 林

發 行 所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上 海 山 西 路 慈 豐 里

*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*

目錄

阿牛·····	一
地上的一角·····	三一

阿牛

一

小阿牛不再拿着鞭子趕車，他陞做汲鹽水的匠筒。

到秋天，他製了一身穿著藍布衫上又添了一件黑棉背心，嶄新的，新衣不是娘做的，但別人總把牠拉牽來和娘在一起。棉紗刺着肉皮，他發癢發燥，棉花像是兩片硬石板，一直壓到他的心。

他開始對他這利益並不大的陞遷感到失悔，管事何先生的提拔，也有些懷疑。娘開煙館主顧是不少，然而別人單只提到何先生。想起何先生那一雙從玳瑁

眼鏡框上看出來的眼光是隱隱告訴了他些什麼曖昧。

「老狗……有一天要碰到我的手上！」

小阿牛懷恨別人，也懷恨何先生。新的工作只使他苦悶，那口深邃得近於神祕的井底他看來簡直是一個怪物，好多次竹筒冒出井口，他忘了用手去接，他覺得那根筒有千斤重。

新來代替他的三子放開了兩隻牛在地上吃乾草。口涎從嘴角上直流，牛蚊子在牠們身上叮，把尾巴搖了幾下，蚊子依然不飛開，牛起了震怒，使勁地擺着頭。小阿牛覺得臉上飛來了幾點冰涼的水點。

「瘟喪，你們也來欺負人……」

他拿着鞭子打牛，但兩隻太熟習似乎親昵的眼睛又使他軟了勁。

三子只曉得貪玩耍，連牛草也不放，槽裏數也數得清，就說多也只夠墊地皮。他一邊把一細草打散放進槽，一邊咒着罵三子。

三子却怒吼着衝到他的面前。

「你也配罵人……全廠沒指姆個大人是有你罵的，你忘了你是妖精的娃兒！……我兩個先伸起腰桿來比比看！」

這一天，小阿牛第一次伸手打人。

三子的媽媽在績麻，聽見風聲趕來，站在鹽井旁邊跳罵了一頓，小阿牛又打了三子的媽媽。

同情落在三子的這一方面。

小阿牛和別人打架的次數越來越多，一次傷痕，長他一分爆性，他沒一點好面相對人。他的眼裏閃着怒火，臉上的肉紋似乎是向橫着長。頭髮不順地長在頭上，已經好久沒有剃了。

一提到這孩子，熬鹽匠老王總是搖了頭說：「這娃兒——簡直是一條野牛，……全不像他爸爸。哪一天總有人會剝掉他的皮！」

小阿牛的本名是梧子，自從他睜着一雙黑滴滴的圓眼珠，一足踏進他爸爸踏過多年的地方，一羣髒手髒足的人把他包圍問長問短，他們說他模樣有點像他爸爸，只是有點「牛。」於是一個人就說：

父親有老牯牛的外號，十年前滾下鹽鍋死了。叫他小阿牛，不出於惡意，是對他的紀念。

「他怎不應該有個好娃兒……唉！」

一個老實人遭了慘死，應該有個好後代，這是他的信念。但小阿牛完全沒有好後代的形相。在替他紮傷口時，他說：

「仔細你的皮，小阿牛……這是什麼地方有你來把便宜佔去的……」

小阿牛，瞪着一雙眼睛。

「你也是——你說我鬧的，叫別人也說你的娘——」

在這樣的話上，老王每每給阿牛窘住，依他，誰都有道理，誰也沒道理。是非曲直

他不知道怎麼來分派。望望那一口龐大的鹽鍋，一個人的影子又在那里出現了。他頂怕和他像有一點什麼關係的這影子，但愈怕他愈常見。抽了幾口旱煙，他緩緩地說：

「你總得想想你的爸爸！」

聲音低微，沉滯，但撞痛了小阿牛的心。他只有在這時，在這一個老年人的跟前，他才稍爲顯得有點拘謹怯懦。

爸爸的印象在小阿牛的記憶中是模糊的。他只記得他是一個不說話的人，眼睛好像終年看着地，除此還有最後抬回家來煮爛了半截身子的他的屍身。

想想爸爸，想爸爸的什麼呢？老王沒有說得明白，小阿牛也不能自己去理解這太含糊一句話，活在眼前，就管眼前，喫了虧總得還，這是小阿牛的意見。

「變了黃土的人，我管他！」

小阿牛默念着，隨了一羣伙伴，朝上山坡的路前進着。

月亮已經上山頭了，每家鹽灶頂上翻起煤煙，比白天更濃烈。

望着前面毗連一片，橫亙在半山腰的井棚，他們立地感到了疲憊的侵襲。足腿軟軟的，誰也不再說話了。煤層在足下發出被拖曳的沙沙的聲音。

路過林子，小阿牛似乎看見一點什麼，他楞着眼，頓了一下，隨即機警地把兩個石頭檢在手裏。

「又見了什麼鬼——」伙伴火生攔住他說：「接下夜班，不打主意早睡覺，打架！」

勉強走上山坡，心總放不下。

憑什麼他在丁廠有許多仇人？這些人又爲了什麼的……

面頰上的傷痕，鉄硬的，生根在那裏，老王替他紮在手腕上的一條破布，也還是濕膩膩的。一處傷，就是一個恥辱的痕跡。他咬着牙，臉上起了猶笑。他迷茫地憤怒着，他今夜再也不能夠安靜下來。各種不同的面相，譏諷的言語，清晰的，毫不遺漏的，在

他的記憶中展開。

小阿牛像挨近了一盆烈火，混身焦灼得發燙。一手抓下披在肩上的背心，往地鋪上一擲，順眼望望，稻草在黑暗中變成根根的光刺。

緊了下腰帶，他又走出草棚。他立在一棵楊樹下，樹已經開始在落葉。風一動，葉片輕輕地飄在他蓬散的頭髮上。

他彷彿又聽見了嗚嗚的叫聲，等他凝神再聽時，又寂然了。他發了狠，他長伸了頸子，兩手捧在嘴上，學着剛纔聽見的叫聲，向山坡叫了幾遍。

寂然。

草棚裏燃起了燈火，豆一般大，遍山坡地閃動着。

牛鼓起大肚皮，笨重地拖着車盤團團轉。「趕車」拿着鞭子在牠們後腿上用力追打，牛只快了兩步，依舊緩慢下來。井口那一面，轆轤隨着車盤的轉動，把竹筒從幾十丈深的井底往地面上曳，筒一出口，大半節伸進棚頂上的護竿，打水匠就用一

雙手抓住，揭開皮搭，讓鹽水往埋在地下的盆裏傾，白泡沫略爲翻傾，鹽水由引筒流到山下鹽灶去了。

筒重新放入井裏，車盤瘋狂地自由地轉動着。

小阿牛起了厭惡，他覺得凡在他周圍的都在譏笑他，甚至連那一動不動的山峯，也對他不懷好意。

漸漸的，他想到他的娘娘的布衫的確是穿得太整齊了。尤其是她繫了兩條綫花的圍裙帶垂在腰後，一飄一拂的樣子。有一次他親眼地給何先生送烟盒去，他牽着她的帶子不放，娘爲什麼要臉紅？

「老狗！」他伸出拳頭在空中揮，遇不到抵抗，他又軟軟地縮回來了。心於是更悶，更沉重。

「小阿牛」

月光下，一個人影在一叢矮樹邊上蠕動。那輪廓是太熟習了。一着眼他就看出

是誰，他想想「來得正好……這老狗惡貫滿盈了！」

「你今夜上不是接下夜班？」

來人走到他的跟前，大模大樣地就停下了。他的頭向地下，微側着，他在看他那沾了點軟泥的鞋。

「是。」

「那末你怎麼到這時還不去睡覺？」

「晒的，晒的。」

「灶上缺水燒沒要誤了班，你是剛提陞起來的新手呵！」

來的已經彷彿不是他所切齒的何先生，小阿牛被習慣，被他平日威嚴的脅迫，他不知不覺地又恢復了一個井工，一個他的屬下的態度。

等到何先生背了手走開時，他的感情馬上變了，方纔的恭順油似地往他的怒火上澆，他像受了他所最輕蔑的敵人的踐踏過後，帶了屈辱和羞愧從泥濘中掙扎

起來，何先生這時突過一切地苦惱着小阿牛。

井棚裏的人聲消沉了，偶然一兩次鞭聲還隱約可以聽見。山坡下不見一個人影，十幾個鹽灶十幾處點點的火光宰制了丁廠的夜。

「鬼地方——嘿嘿，我也幹得夠了。」

說着，他回過頭望着有他家的那一面，重重吁了一口氣。

二

夜已經很深了，小阿牛還站在一幢小房的旁邊。

他像浮在雲頭上，身子輕飄飄的，無定向，無主宰，他不知道他做什麼，也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纔跑到這地方來。

狗在遠處叫，兩聲三聲的，對面有人走來，他怕見人迅急地隱在葦叢裏。葦花落，到臉上，立時被汗水沾着了。

人走過後，他重新走出來。

他覺得自己變得異常的衰弱，渺小，不論誰都似乎比他高強。連狗叫的聲也比他叫得有力。

眼睛落在靠竹林的房頂，他感到一種悽惶：

家，家，裏面住着他的娘，包含着那些鬼七鬼八的物事！

說到家，每個十天裏他很少有一次回去，娘活娘的，他不拿半粒米糧回家，娘也從不管他什麼。然而一種不可解的力那麼牢實地，會把他連繫糾纏着，一直使他連足步也踩不穩當。

「衝進去！」他伸手觸着門，在心下想。門很薄，但他沒有去推開牠的力量，他幾次伸手幾次又把手縮回去。他聽見裏面來開門，他趕忙躲過一邊，乘勢他看見一張鋪位上，煙燈正燃着。他的娘在和躺在對面的何先生打煙泡。

這情景今夜刀剪樣地直穿進他的心。他忍不住了，頓然把門敲了幾下。

「是你回來了，牛，牛。」

小阿牛的神色像告訴她一種不幸的將來，倉卒間把還握在手裏的煙籤往包頭上插。用力過大，頭皮給刺痛了，她驚叫一聲，揉着頭喃喃地說：

「我真發瘋了！」

小阿牛轉眼看着何先生。

「你不是接下班麼？」他若無其事地看着他的煙斗，慢慢的問道，「虧你娘開得好煙館，時常拿牛皮膏子待客。」

「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什麼話，——你說什麼？」何先生說着，氣洶洶地站起來。

「我叫你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你是什麼東西敢跑到我面前來發牛脾氣？我認不得你，我是拿了錢來吹煙，

——我是買，她是賣。怎樣，怎樣，——你說！」

「偏不賣給你老狗喫，——你又怎樣！」

小阿牛一股氣衝上去，他的娘隔在中間，他的一隻手也被抱住了。

「求你老人家走，何管事，」她扭過頭來惶張地說。

何先生鼻裏哼了一聲說：

「走，也行，你把錢給我。」

「你沒有把我錢。」

「哦——沒有把你錢，——剛才的兩個銀元哩！」

想了一下，她恍然記起來，用下巴指指煙盤旁邊的草蓆上。

「在那裏，你自己拿去。」

「哼，你錢多，喫兩杯烟就亮大銀元，」小阿牛咬着牙。

「啊，你問你自己的娘去，」一根手指點着鼻頭，頭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子，他玩

弄地說：「我姓何的就曉不得那許多了！」